



摄影(崆峒秋色) 徐振华 摄

秋阳下的崆峒山

周昕

今年十月的一天,我同几位关工攀友踏入崆峒山时,秋阳正把半透明的金箔敷在泾河浪尖——不是薄脆的箔片,是带着河水凉意的、能捏出水汽的金,浪头一卷,便将那些金箔揉碎成漫天跳跃的星星,溅在衣襟上,凉丝丝的,像沾了一把碎钻。

早上,我们从碌曲乘旅游大巴奔波六百多公里,车窗外的风从带着草原的凛冽,渐渐染上河谷的温润。午后来到平凉,换乘上山的小型游览车,水汽漫过车窗的瞬间,竟携着秋阳晒透的野菊香——不是花店那种刻意提纯的酸,是带着晒焉的花瓣碎末、混着河水清冽的淡香,像泾河与胭脂河私语时,从袖间遗落的旧香囊,绳上还沾着两三点未干的水汽,引我们往“中华道教第一山”秘境去。脑海里,六盘山的淡影在西天边洒成宣纸初干的墨痕,边缘还泛着水色的朦胧;关中平原的开阔向东铺展成未裁的素绢,连远处的田埂都细得像绢上的暗纹。而崆峒山就静卧在这山水褶皱里,像一幅被时光浸软的绢本长卷,秋阳一照,那些暖黄便顺着山的肌理往下淌,层层叠叠晕染开来,连空气里都飘着宣纸特有的、带着草木气息的温软。

停车的刹那,色彩便撞得人鼻尖发酸,仿佛一脚踩进造物者尚未收工的调色工坊。作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,95%的森林覆盖率让这里的秋天成了打翻的矿物颜料盒:香山之巅,红枫早已被天地间最烈的辰砂砂泼透——那辰砂带着矿物特有的颗粒感,泼在山巅便凝住了,灼灼地燃成一片火海,风过处,细碎的“火星”簌簌落进衣领,竟还带着秋阳烤过的余温,贴在皮肤上暖得发痒;往山腰走,黄桦的叶片像被匠人捶打过百遍的金箔,薄得能透出秋阳的纹理,轻盈地打着旋儿铺就小径,踩上去像踏进晒暖的鸭绒被,脚下的“沙沙”声与远处松涛的轻吟叠在一起,成了秋日最治愈的絮语——松涛从远处的山谷

滚来,是低音大提琴的醇厚,落叶的金沙沙声便成了琴弓下最轻的颤音,裹着松针的清苦,漫过脚踝。同行向导说,这山667.5米的垂直高度里藏着四季的密码,从山脚到中台,能集齐四重色彩。这话在1894米的中台得到印证:脚下的草地还凝着夏末的青釉色,像刚从窑里取出的瓷片,带着未散的窑温;身旁的灌木已染上新熬枇杷膏的蜜黄,稠得能拉出丝;抬头望去,海拔2025米马鬃山上的秋叶却早已被秋霜浸成陈年胭脂膏的深赭,像被岁月在山巅点下的朱砂痣,浓得化不开。五台环列如莲,中台便是那温润的莲心,将四方景致拢在眼底,连风过处的光影都带着莲瓣舒展的温柔,在青囊石路上织出流动的花纹,走在上面,像踩碎了一地的秋光。

沿中台北行,便踏入千年前的光阴褶皱里。黛瓦青砖的道观隐在虬枝如冢的古柏间,那些枝丫盘曲交错,竟像篆书“道”字被时光拓印在半空,每一道凸起的纹路,都是岁月用指尖摩挲过的痕迹。朱红山门被秋阳晒得暖融融的,像被老匠人摩挲百年的胭脂盒,盒盖边缘磨出的包浆,映着秋光泛着蜜色的柔润,推开时,门轴发出“吱呀”一声,像胭脂盒打开时的轻响。门前“黄帝问道处”的石碑,字迹虽被风雨啃得斑驳,却仍透着穿越千年的庄严——秋阳洒开的光影像细小的溪流,顺着碑缝往上漫,把那些刻进石头里的字迹重新焐热,让千年前的对话顺着光的纹路流淌出来:黄帝执礼时衣袂的窸窣,混着广成子指缝间漏下的山风,“顺应自然,便是长生”的语音刚落,一片黄桦叶恰好落在石碑顶端,像为这段对话盖下的时光邮戳,带着秋阳的温度。如今再看这漫山秋景,红枫的热烈是生命拼尽全力的盛放,连落叶都带着燃烧过的决绝;黄桦的从容是岁月坦然的退场,每一片叶落下都轻得像一声叹息;青松的沉静是永恒不变的守望,针叶落进泥土里,便成了时光的注脚——可不就是“顺

应自然”最生动的诠释?道观旁的空地上,几位身着素色练功服的武者正演练崆峒拳,拳风卷着银杏叶掠过青砖地,竟在黛瓦投下的阴影里旋出一道流动的金涡,涡心还裹着松脂的清苦。这中国五大武术流派之一的功夫,在秋日山林间更显刚柔并济:每一拳落下,都似叩击着山底沉睡的岩层,震得满地金叶轻轻震颤,连空气都跟着发颤;每一次腾挪,又像追着掠过松梢的风影,衣袂翻飞间,竟能稳住一片飘落的黄桦叶,把山的沉稳、风的灵动都揉进了招式里,仿佛千年前的道,正顺着拳风流淌。

行至藏经阁时,时光忽然慢成案头未干的淡墨,连呼吸都变得缓轻起来。一位老者正伏案临摹石碑,他戴着老花镜,手腕轻转,狼毫在宣纸上拖出长长的笔画,沙沙声与窗外松涛叠成了二重奏——松涛是远处山谷传来的背景音,像古琴的泛音,笔锋划过纸面的声响,便是近在耳畔的细语,带着墨汁的清香。石碑上刻着杜甫笔下的“崆峒杀气黑”,可眼前的山岭却静得能听见碎金坠在青石上的轻响——那是细碎的阳光透过雕花窗棂,在宣纸上织就流动的树影纹,像秋山投在宣纸上的剪影拓片,每一片叶的轮廓都清晰可辨,连叶尖的齿痕都印得分明。远处望望山前,泾河与胭脂河如两条被秋阳镀亮的锦带,锦带上还绣着细碎的波光,在山脚下打了个温柔的结,河水漫过鹅卵石时,叮咚声顺着风飘过来,与笔锋的沙声撞个满怀,碎成一地的清响。波光里映着秋山的朦胧,水汽氤氲间,竟分不清是山在水里舒展筋骨,把倒影拉得老长,还是水里舒展筋骨,把倒影拉得老长,还是山在中流转腰身,绕着青石打旋。老者说,司马迁的笔曾为这里的险峻停驻,墨色里带着竹筒的沧桑,连笔画都透着山河的厚重;白居易的诗曾为这里的秋光折腰,字句间沾着秋露的清润,读来便觉满口生津;林则徐的墨曾为这里的风骨凝噎,笔锋里藏着家国的重量,每一笔都像砸在纸上。那些

文字里的豪情与雅致,早被山间的雾气揉进了每一片秋叶的脉络里,顺着叶脉的纹路往上摸,便能触到千年的心事——是文人的叹,是武者的刚,是道者的静。我们试着从“崆峒倚空碧”的诗句里寻觅山的影子,却发现再好的笔墨,也写不尽中台风过草动时,草叶上秋露滚落的轻盈,那露珠里还映着整片天空;画不出香山红枫燃透天际时,火焰般烧过云端的炽烈,连风都被染成了红色;更摹不出山风里松脂的温度,那带着暖意的清苦,像极了岁月酿成的茶。

夕阳把最后一捧熔金泼在山尖时,我们才恋恋不舍地踏下山径。回望崆峒山,整座山都被镀上一层暖琥珀色,像被岁月浸透的老蜜蜡,连山间的雾气都泛着柔润的光,摸上去该是温温的。马鬃山的黛色轮廓在暮色里愈发清晰,像宣纸上未干的浓墨,边缘还晕着淡淡的水色;五台如莲瓣般簇拥着,似在守护山内沉睡的千年故事,连风都放轻了脚步。手里攥着一片从香山拾来的红枫,叶片上还凝着秋阳的余温,指腹摩挲着叶脉的纹路——那纹路像极了古卷上的朱丝栏,每一道都记着山巅的秋阳,山腰的风,还有石碑上的字,竟像触到千年前广成子拂过草木的指腹温度,暖得能焐热时光。忽然懂得为何秦始皇会携百官登临,汉武帝会遣方士寻踪——这里是一座山,分明是一部用水作封皮、岁月作墨汁的线装书,书页间还夹着秋枫的干花,翻开时便飘出千年的香气,有松脂的清苦,有野菊的淡香,还有墨汁的醇厚。而秋日的崆峒,正是这部史书里最浓墨重彩的一页:每一片落叶都是时光写就的信笺,印着霜花的纹络,写着秋枫与松涛的私语;每一声松涛都是岁月录制的旁白,裹着山风的共鸣,念着千年的故事;每一处碑刻都是文明盖下的印章,蘸着秋阳的印记,在天地间低声诉说着“中华道教第一山”的过往与荣光,那声音,顺着泾河的水,飘了很远很远。

这南方的冬日,说来也奇,倒像是北国明净的秋,只是空气里添了几分料峭的清气。恰逢一个双休日,连日阴翳的天空忽然慷慨地放了晴,那阳光,不是夏日白晃晃的炙人光箭,而是醇厚、温润的,像一大块融化了的、流动的蜜糖,满满地、匀匀地铺洒下来。这极好天光,是断不能辜负的。于是信步而出,向着城边的南山公园走去。进得园门,便是一条蜿蜒向上的林荫小道。道旁的法国梧桐,叶子已落了大半,剩下的那些,是深深浅浅的黄,从淡金到赭石,像是打翻了的调色盘。阳光从疏疏朗朗的枝丫间筛落,在地上印出明明暗暗、摇曳不定的光斑。脚踏上去,积得厚厚的落叶便发出“窸窸窣窣”的脆响,这声音,竟比任何乐曲都更叫人觉得安闲。空气里满是草木晒过太阳后散发出的、干燥而清冽的芬芳。沿着小径盘桓而上,山腰处便见着些亭台楼阁了。那朱红的柱子,碧绿的琉璃瓦,在日光下显得格外鲜亮。寻一座六角小亭坐下,亭子踞于山崖之畔,视野极好。放眼望去,远处山峦的皱褶清晰可辨,一层淡似一层,直与天际相接。近处,一座小小的道观庙宇掩在几株苍松翠柏之间,只露出飞檐的一角,那檐下的铜铃,偶有风过,便送来几声清越的、渺远的回响,让这热闹的秋光里,平添了几分幽寂的禅意。

歌够了脚,便起身往山前的广场去。未到其地,先闻其声。一阵阵欢快的、带着鲜明节拍的音乐,热热闹闹地扑面而来。转过山坳,眼前豁然开朗。好一片宽敞的广场!上百位衣着鲜亮的男女,多是些精神矍铄的老人家,正排着整齐的队列,和着音

暖锅知味

雒伟

天冷了,我的心头便多了吃暖锅的理由。三五好友撮一顿,全家人聚一聚,暖锅味儿,总能热火驱寒、暖胃舒心。

故乡,把吃暖锅叫装暖锅、装锅子。一个“装”字,便和冬藏意蕴完美契合,皆有包容收纳万物之势。一锅菜肴,荤素兼容,丰俭由己。一抹温暖,咕嘟咕嘟煨火,丝丝缕缕叠香。一方美味,藏着舌尖之欢,心头之喜。

冬闲清闲,家里来客,亲人团聚,得装一锅;大小节气,红白喜事,自不必说;就连过年,也是一道硬菜,乃待客之礼。走亲访友,倘若不吃一口暖锅,总感觉心里空落落的,像缺了什么似的。

暖锅还是那种土暖锅,加热与盛物浑然一体的炊具。黄土高原特有的泥坯烧制,其肚多呈圆形,上大小,上为锅,下为锅胆兼底座,中间竖着半截烟囱,底部留口谓之风门。暖锅都有一个盖,盖子中间也有圆孔,烟道恰从圆孔中间穿空,盖上去严丝合缝。这样的造型叫“一锅端”,既可防止热气散失,又避免了炭灰飘入锅中。这种土生土长的暖锅,一辈传一辈,兼具养生功效。

老一辈吃暖锅,有啥吃啥。地里拔回来的萝卜切成菱形余水,土豆切片,白菜叶子改刀分开,这叫清白分明,还有暖炕捂生发的豆芽,门口换回来的老豆腐,泡好的土豆粉条,往往是家常版“老六样”。过去,左邻右舍家的暖锅都是这些平常素菜,却在各家的厨房里做出了花样,也给寂寥的冬天,平添了特别的暖意。

现在吃暖锅,全凭自己喜好。香菇、海带、木耳、冬瓜、青笋、黄花菜、鸡蛋饼,样样吃食应有尽有;排骨、鸡块、肥肠、肉丸子、五花肉片、酥肉,烤、炸、炖、炒,留住味道。这亲切蓬勃的烟火气,谁见谁欢喜。

装暖锅子,极有讲究。先装菜底子,以土豆片和白菜帮为主,沿灶边贴上一层萝卜片,内夹杂着香菇、木耳、

豆芽、黄花菜等,这便是第一层;其上覆盖老豆腐、粉条、海带、冬瓜、鸡蛋饼,俗称第二层;第三层主打荤菜,将排骨、鸡块、肥肠、肉丸子、酥肉码成一格一格,再用五花肉片平铺一圈儿,叫“盖面”。先素后荤,层层分明。所有食材满满当当挤进一口暖锅里,看着都满福。最后是浇汤、旺火。辣椒段、花椒、大蒜、八角、姜片等调料齐“游”热锅内,翻炒得辣香扑鼻;舀几勺熬好的鸡汤或者排骨汤入锅,沸时鲜香四溢。舀起高汤沿着暖锅内侧一勺勺漫入,烧得正旺的木炭置于暖锅锅膛处,盖上盖子,炖得越久越入味。原锅原汤、原材原味,再撒上切好的葱丝、蒜苗丝、红辣椒丝,搭配得花花绿绿……怎能不令人垂涎欲滴!

自家吃,暖锅多是码三层,饭店可垒到五层,具体做法大同小异,只是味道千差万别,家家都有各自的风味特色,但一招一式、一菜一汤,都讲究实实在在。

我曾亲眼见暖锅师傅教徒弟,“装暖锅子要用心,一样一样摆正窝平,一层一层盖严实,菜才会样样有味;跟做人一个理儿,得实在诚道。菜装不瓷实,热汤滚沸时就塌了;人若不实诚,一经事就完了。”一看到暖锅,我便会想起这些话,温暖滚烫。

新冬忽临,家家户户心念念念的暖锅上桌了。汤汁上下翻滚,菜肴咕嘟沸腾,五颜六色,鲜香煎烫。一家人围着炕桌而坐,齐动筷子,个个吃得鼻尖冒汗,酣畅淋漓。若是吃腻了,再来一口自家腌的酸白菜、泡辣椒,爽口解腻。倘若不尽兴,尚可小酌浅饮;饭余,再熬煮罐罐茶,就这样喝着醇茶,坐在热炕上聊天,连心也是滚烫的,亦是一家人难得的闲趣乐事。一日三餐在烟火人间,在欢声笑语中升腾,一家人团团圆圆、日子红红火火。

暖锅是有秉性的,膛中火呼呼作响,一锅菜乾坤涌动,麻、辣、鲜、烫,历久弥香。这滋味,不正是黄土地上祖祖辈辈勤劳质朴、豪爽厚道的真性情吗?

南国冬日

刘满勤

这南方的冬日,说来也奇,倒像是北国明净的秋,只是空气里添了几分料峭的清气。恰逢一个双休日,连日阴翳的天空忽然慷慨地放了晴,那阳光,不是夏日白晃晃的炙人光箭,而是醇厚、温润的,像一大块融化了的、流动的蜜糖,满满地、匀匀地铺洒下来。这极好天光,是断不能辜负的。于是信步而出,向着城边的南山公园走去。

进得园门,便是一条蜿蜒向上的林荫小道。道旁的法国梧桐,叶子已落了大半,剩下的那些,是深深浅浅的黄,从淡金到赭石,像是打翻了的调色盘。阳光从疏疏朗朗的枝丫间筛落,在地上印出明明暗暗、摇曳不定的光斑。脚踏上去,积得厚厚的落叶便发出“窸窸窣窣”的脆响,这声音,竟比任何乐曲都更叫人觉得安闲。空气里满是草木晒过太阳后散发出的、干燥而清冽的芬芳。沿着小径盘桓而上,山腰处便见着些亭台楼阁了。那朱红的柱子,碧绿的琉璃瓦,在日光下显得格外鲜亮。寻一座六角小亭坐下,亭子踞于山崖之畔,视野极好。放眼望去,远处山峦的皱褶清晰可辨,一层淡似一层,直与天际相接。近处,一座小小的道观庙宇掩在几株苍松翠柏之间,只露出飞檐的一角,那檐下的铜铃,偶有风过,便送来几声清越的、渺远的回响,让这热闹的秋光里,平添了几分幽寂的禅意。

歌够了脚,便起身往山前的广场去。未到其地,先闻其声。一阵阵欢快的、带着鲜明节拍的音乐,热热闹闹地扑面而来。转过山坳,眼前豁然开朗。好一片宽敞的广场!上百位衣着鲜亮的男女,多是些精神矍铄的老人家,正排着整齐的队列,和着音

乐,翩翩起舞。那是热情洋溢的广场民族舞。他们的动作或许不算十分标准,脸上的神情却是那般投入、那般畅快。阳光毫无保留地倾泻在他们身上,那银白的发丝,那飞扬的裙裾,那红扑扑的面颊,都成了这冬日里最温暖、最有活力的景致。

广场的尽头,连着现代化的体育场。那里又是另一番天地了。年轻的男女生龙活虎,在篮球架下、在跑道上,追逐着,竞技着。那奔跑的身影,那进篮的欢呼,是青春独有的、灼灼逼人的热气与光芒。这一动一静,一传统一现代,竟在这同一片天光下,和谐得宛如一体。

我的目光,最终还是被广场边那片彩树林勾了去。那是一片枫香与乌桕的混生林,红了霜,叶子都变了颜色。有火焰般的红,有灿金般的黄,还有那说不清的、介于橙与紫之间的复杂的绛色。它们一树树,一丛丛,交织在一起,绚烂得如同一匹被抖开了的,华美无比的巨幅锦缎。林子里,满是赏秋的人们。有拄着拐杖、慢慢踱步的老人,仰着头,眯着眼,静静地看那枝头最红的一簇;孩童们才不管这景致如何诗意,只在厚厚的落叶铺成的地毯上,追逐、嬉笑、打闹,那清脆的笑声,像一串串滚动的银铃,震得树上的光斑都跟着跳跃起来。

我站在这融融的日光里,看着眼前的一切,心里是满满的、软软的,什么都可以想,什么都可以不想。那平日积攒的烦闷与劳形,仿佛都被这暖阳晒得蒸发、消散了。这哪里是萧瑟的冬日,分明是一场盛大而从容的告别,温柔,静美,而又充满了人间烟火的、妥帖的暖意。这南山的暖阳,这浓郁的秋光,直叫人想把这一刻拉得长长的,长长的,直到永远。

泾水

第1569期

初冬的生命

武国荣

一朵花,开在十一月下旬的村庄。那天午后路过一位老乡亲。偶回头,发现一排靠南墙风干的玉米秆,中间钻出来一朵红彤彤的花。花朵最上端张开一个圆孔,就像孩子圆嘟嘟的小嘴。花朵外围,几片花瓣的上半部稍稍后仰,欲舒未舒,怕冷的原因吧。早晨的西峰,气象台预报,将有零下十度的寒流来袭。花朵自然感知到了,也在赶紧捂紧自己的身体,却又经不住暖阳阳光招惹。天上无云,天上只挂一颗太阳,碧蓝的背景,当然挡不住浩大太阳的热情。这个中午是有点闷热,向阳处微微热气扑面。这与冬景有些不符

呢。花朵喜欢此刻的天气呢,看上去有一些笑意,多么像一位小孩子,一旦高兴起来,脸蛋红扑扑的,辅之以肢体动作手舞足蹈。花朵晃晃悠悠,左倾一下,转而右倾一下,周而复始,颇有韵味。绿中带有黄斑的小叶片,亦随之活跃了,闪闪闪。这样一来,花的香气摇曳出来了。分明是月季。长得即使像小拇指头蛋一般大,它也是月季。有些淡雅并且像蜂蜜般甜丝丝的馨香味道,将它的属种暴露无遗了。

在一块墨绿的麦地埂边,也有苦苣菜开花。仔细瞧来也觉新鲜,有一株苦苣菜,头倾下垂,就像一位怀揣万般愁绪的人,蹲在一个犄角旮旯,间或萎靡不振,不久却精气神提振。这不,其上零零星星小花,有的黄灿灿,有的白绒绒,开得煞是热闹。红豆不是用来喝米汤那种圆豆子,是闪烁在野枸杞枝丫间的长吊果实,民间作药作泡茶,滋补身体。枸杞真能熬时间,等得枸杞树的叶子落去,等得严霜经过,它不减颜色,尚不萎缩颗粒,依旧以饱满显露姿态。有一株天竺牡丹,高高地站在塬边。不过它上半身有点干枯,碗口粗的花瓣失色失色,头颅几乎挨地。而三五片叶子像是另类,仍然绿色荡漾,拖拽着腰围,极似舞蹈女子的裙摆。长沟崖边的柿子树很好看,树干足有碾场的碌碡那么壮,树干及主枝皆黑。一枚叶子都找不见了。繁密的柿子,高高低低,都在压枝,枝干却明显硬硬,一点下弯都不曾出现。柿子像乡村过年时的火罐灯笼,给早早挂起来的,酷似一簇簇燃烧火苗,星星点点,彰显村子的旺盛气质。距此不远,有一棵皮肤皴裂的桃树,歪斜站立。悠然在外圈的个别嫩枝,已有苞芽初长。像有鹰在蹲守,像有鹰欲飞,像有鹰倒挂金钟状悬空。走近看,原来是桃兔在驻。经历了一春一夏一秋及初冬,桃树的生命力甚是顽强呢。



国画《小龙抬头》 杨军强 作

近日,由中国美术家协会、中国美术出版总社、聊城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中国美协艺委会学术研究展系列“第二届少儿美术教师作品展览”评选结果公布,我市静宁县阿阳实验学校美术教师杨军强的国画作品《小龙抬头》入选。杨军强1981年生于甘肃静宁。现为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,甘肃省美协会员,平凉市书协理事。曾获甘肃省第五届张芝奖,“走进崆峒”甘肃美展二等奖,平凉市第五届崆峒文艺奖二等奖等。书法作品入展中书协主办的首届“张芝奖”“孔子艺术奖”,六届中国临沂教师展,二届“平复帖杯”,首届“沈延毅奖”等。美术作品入围2025年中美协展览暨印风尚·首届青年版画双年展,2025年中国美协艺委会学术研究展系列:第二届少儿美术教师作品展等。图为入展国画作品。